

启功说

启功



◎ 曹鹏 著

文博书画大师丛书

【启功说启功】

黄苗子很爱护朋友 / 现在写字很麻烦

(《诗文声律论稿》) 没受罚就不错了

王力表演出来的十一声我听着都一样

里面还不知有多少错呢 / 看书材料都堆到你眼前, 舍不得扔

(《清史稿》) 有好些浪费笔墨……

论董其昌的艺术精神——兼与启功先生商榷

中国
广播电视出版社

CHINA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

張其成



大师师人师画大师丛书
◎曹鹏 著

心功

说

心功



中国
广播电视出版社

CHINA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启功说启功 / 曹鹏著. - 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
2009.1

(文博书画大师丛书)

ISBN 978-7-5043-5754-0

I. 启… II. 曹… III. ①启功 (1912~2005) - 访谈录
②启功 (1912~2005) - 书法 - 艺术评论 IV. K825.72
J292.112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93933号

启功说启功

曹鹏 著

责任编辑 李潇潇

封面设计 张立娟

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电 话 010-86093580 010-86093583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

邮 编 100045

网 址 www.crtv.com.cn

电子信箱 crtp8@sina.com
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125(千)字

印 张 12.5

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6000册

书 号 ISBN 978-7-5043-5754-0

定 价 28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换个角度看大师

如何看待同时代最有成就与地位的文化艺术界人士——大师或大家，关系到传统价值观与现实评价体系。

中国现在有没有大师？谁可以被称为大师？近些年来，总是不断有人就此争议不休，肯定论者大都是名家大家的学生或朋友，极尽鼓吹赞扬之能事，动辄就“高山仰止”；而否定论者大都是没机会被称为大师的，同时对被捧为大师的大大不以为然，其观点大都不外乎说中国现在无大师，谁都没资格被称为大师。其实，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，大师是对一个行业、一个专业的出类拔萃者的美誉，理论上讲，有两个层面的定义，一是纵向的，也就是从古至今同专业领域最杰出者；二是横向的，也就是和同时代的同行相比，成果最多地位最高者。此外，在口语中，“大师”还是文化艺术专业晚辈后学对专业有成的长者的尊称。换句话说，当今之世，大师说有就有、说无亦无。即使是对真正的大师，也不必过分迷信膜拜，张之洞说得好：“大家者，气体较大，所造较深，所能较多耳。若谓大家兼有古今之长，此目未见众集之谬说也。”

（《书目答问二种》香港三联书店 1998年版 第301页）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有保留地欣赏、学习、研究、继承。

我在自己主编的报刊上长期开设“大师访谈录”专栏，还出过《大师谈艺录》两巨册图书，不言而喻，是主张“有大师论者”。不过，我清醒地知道，由于上个世纪

从晚清到民国军阀混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运动连连，中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几乎无人幸免，我曾总结出一个“20/20理论”，也就是在1949年未满20岁与在1976年已满20岁的，准确地说是1929年至1956年期间出生的中国人，在文化学术知识修养上程度不同地普遍先天营养不良，是受灾的一代，是毁掉的一代，因为从“反右”到“文革”的20年知识劫难，没有谁能做到置身局外、谁要说“举世皆醉我独醒”能够始终读书、学习、研究、写作，未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干扰，那是诳人的谎言，20年不读书、不学习足以废掉第一流的天才，而1929年以前出生的到今天最年轻也80岁左右了，垂垂老矣，1956年以后出生的最大也才50岁出头，对文化艺术专业来说，还有些小（何况还要扣除1966年到1976年10年时间）。所以，在今天文化艺术界要找到真正能做出前无古人、天下无双的成就而被公认为大师者，实在不合理的奢望。被荒废了的十几年，是无法弥补的缺陷。在最严格意义上来衡量，21世纪的中国文化艺术确乎是没有大师的。然而，世间万物都是比较而言的。即使是在文化最萧条的时期，也会有与众人相比更有学问、更有才华的人。

大师的价值不仅在于著作与成就多么高，而在于让从事同样学习与研究、创作的人们有效法、景仰的榜样。尤其是对青少年来说，大师的存在就是努力进取的动力，追求卓越能使人生更加充实、更美满、更幸福。从人类文化的传承角度，大师担负着引导时代的使命。因此大师是文化艺术的希望，没有大师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。

在文博书画领域，启功、黄苗子、王世襄、许鸿宾等可谓有口皆碑的大名家，称他们为大师，应当是名符其实的。作为后学，我有幸逐一登堂入室多所请益，这种机会相当难得，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，不可复制的。现在把我与诸位大师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，附以专题研究或纪念

文章，相信对文物、博物、书画有兴趣的读者能在史料、观点或治学方法上有所助益。限于个人才疏学浅，尽管我无一例外地遍读其著作，但还是对诸位大师的成果与建树所知所见极为有限，因此，文中定有差误。用个比喻，这套丛书就相当于是一个学生的听课与请教名师的笔记或作业，笔记与作业都不可能与老师所讲授的一毫不差，毋庸置疑，精华是老师的，差误是学生的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比喻，而西谚有云“所有比喻都是跛脚的。”（我亲耳听到一位20/20的前辈领导在会议上一字一顿地说成了“所有比喻都是整脚的”。）

有必要说明的是，总体而言此书与其他同类题材图书有所不同的是作者的独立的立场。我至今不曾拜任何一位文博书画名家为师，因此，在与大师们的访谈中，也始终保持着相对更为客观、理智的心态，我研究大师、敬重大师、欣赏大师、学习大师，但是并没拜倒在哪位大师脚下，更不以哪位大师的学生或门生、弟子自居，在与大师来往以及整理写作的过程中，我非常清醒地自我定位在一个访问者、一个客人、一个同行的角色上。我一直认为，作为受过系统现代教育的学者与研究者，在与名家泰斗进行比较严肃与正式的讨论时（这些访谈往往是在闲聊、说笑一样的气氛中包含很严肃与正式的话题），平等的意识与正视（而非仰视）的角度更符合学术精神、更有益于知识的交流与问题的探讨。我对大师的兴趣完全是学术与艺术方面的，其余一无所求，所谓无欲则刚，既无心在名位上攀附，也无意在利益上揩油借光，对我来说，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得到如此多的权威名家的认真郑重的接待，答疑解惑，传经授道，成为接受过同时代最有名望的大师们指教的幸运儿。

因此，我所写的也就是我自己真正所想写的的话，既不是为人代言，也不会阿谀奉承、曲学阿世，赞美或批评

都出于同样的立场，也即为了自己更为了读者而提问、求知、思考、判断。

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，在《大师谈艺录》一、二卷出版后，对书中所介绍的二十几位书画界大家、名家，我只在机会方便时分别当面赠给了阳太阳、启功、黄苗子、秦岭云、王世襄、袁运甫等有数的几位以样书，其余的前辈我甚至没有打一句招呼，这不是我不懂礼貌，而是因为老先生年事已高，我不愿意轻易打扰，更不想献功讨好。因为我写的书不是为大师树碑立传、包装炒作，而是为公众负责地介绍大师。只要读者接受并喜欢我的书，就可以了，说到底，我是为读者而写，不是为大师而写。

值得指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，文博书画大师多享高寿，我在《大师谈艺录》里多次对此有所议论，可以说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修身养性，而文物收藏与书画研究创作，都是一种非常好的精神保健。俗语有云“人见稀罕物，必定寿限长”（《武松传》中国曲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），文物古董书画都是文明的结晶，是人类智慧与才能的精华，能够多多观赏、多多接触，必然会得到美的滋养与熏陶，而这在快节奏、高压力的现代化社会环境中，是极为难得的纯净享受。作者的最大愿望是这套丛书能给读者增添一些轻松与快乐。

李潇潇编辑对这套书非常重视，花费了大量的心血，对书名也特别认真地进行推敲，在博客上广泛征求意见，最后定为现名，意思有两层，一是大师说，也即访谈录；二是说大师，也即评论、研究大师的文章，二者合一，简省中间一字，便为《启功说启功》等等。在付印前发现坊间已有类似书名，不过，都是自说自话性质，与拙著有明显的不同，因此，也便不再另择书名。

这套小书，是2007年4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确定下来的选题，本来拟在年内推出，结果中间又临时加项出版了

一天画的作品，笔性也常常是如同两人所作。作品永远笔性如一，恰恰是缺少艺术天才与创新能力的证据。

常言道书画同源，主要是因为书画最主要的工具是同一支毛笔，而材料也即纸张以及颜料，书画基本一致。文人画倾向于水墨画，实在是因为方便，古时的颜料不像如今这样现成，即使有人帮着准备，摆列开来，也是颇为复杂的事情，不像画水墨画只要有一方墨盒或砚台，一个笔洗便足矣——董其昌的时代，毛笔是日常书写工具，所以只要有书桌或画案，或者是出行时携带了文具，就可以写字作画，非常简便。从情理上推测，董其昌的作品，我认为凡是着色的就有代笔的嫌疑，事实上，他的那些色彩很华美的作品，很可能是为了应酬而让人捉刀的。这不等于说董其昌不会着色或不善着色，而是他不见得愿意亲手着色。中国古代画家对于透视和色彩普遍不重视，根源就在于重视写心与写意，而不重写景写实。启功《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》中考证董其昌临仿李营丘的作品，都自称“不耐着色”，不管怎么说，名贵古画难得一见，更难得一临，都尚且如此，可见董其昌对着色的态度。因此，今人若临董其昌的着色画，指不定临的是谁呢！《昼锦堂卷》比较著名，而伍蠡甫直言：“董氏的青绿《昼锦堂卷》，由于胸中无甚邱壑，布局宥于子久程式，不免出于拼凑，颇嫌零散，没有引人入胜处。”（《名画家论》第110页）不过，就着色的作品而论，董其昌仍然做到了清新脱俗，淡、雅、柔、稳，没有火气。他的《秋兴八景》册就是典范。

在画作中西方画家是很排斥黑色的，这一点中西泾渭分明。在中国画的概念中墨分五彩，国画界一直有崇水墨而贬色彩的观念，色彩用好了当然也不俗，可是水墨却总是被抬高到出神入化的地位。这是因为书法的关系——宗白华在《中西画

目 录

代序 美术界最有价值的访谈录 陈传席 1-3

自序 启功：话题性人物 4-8

[上篇 启功说]

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人物——启功访谈录 10-46

一 11-15

黄苗子很爱护朋友 / 现在写字很麻烦 / (《诗文声律论稿》) 没受罚就不错了 / 王力表演出来的十一声我听着都一样 / 里面还不知有多少错呢 / 看书材料都堆到你眼前, 舍不得扔 / 《清史稿》好些浪费笔墨

二 16-23

书签都是趁陈垣没有病得厉害的时候题写的 / 陈校长板书怕后头的学生看不见 / 《窥园图》大师们争论 / 他给我写过许多信, “文革”的时候我都烧了 / 院长张怀真不赖 / 不敢让陈校长知道这首诗, 要不该批评我了 / 他的书都是学习史学直接有用的 / 寒柳堂啊, 什么再生缘、柳如是等等, 对直接教学、对学生好像没有必要 / 这他妈得奖, 那还能不得奖

三 24-33

批改卷子，你要写出来还没有学生写得好，那不是麻烦吗 / 带我去见齐先生：进门，磕头，拜师 / 有一回齐先生问胡佩衡先生：那个小孩怎么老不来了 / 我在拍卖行，买了这么一大卷子六丈多长的吴先生的青绿山水，好极了 / 我卖个扇面，得几块钱，我出这门，进那门，买书 / 现在我们敢说这个话了，那时候要拿这个开玩笑，当时是不得了的 / 老舍就是在新街口豁口那儿投河了 / 溥雪斋住在北小街南口，现在科学出版社那儿

四 34-40

我没有搞艺术馆的资格 / 徐邦达傻得可怜、傻得可爱 / 我是瓦家 / 谢稚柳是谁，他活着别人就不敢说是假的？ / 我的稿子自己改还行。要是别人给我续、给我改，我是受不了 / 这不是论月的，这是分秒必争的！

五 41-44

张中行那老兄学问真是了不得 / 小伴儿 / 我这一架上全是八股 / 跟金克木同行有一个人，排斥他，胸襟不广

六 45-46

我没什么可介绍的，不是推脱，这是良心话 / 我作的诗不行的，是顺口溜 / “居其邦不非议其大夫” / 应该的事情多得很呀！他们不按应该的做 / 不敢不读！

采访侧记 47-50

[下篇 说启功]

关于启功的札记辑录 52-75

启功与北京画院 76-78

关于启功先生的十一个关键词 79-90

启功最容易被误解的六个问题 91-99

话里有话与话外之音——启功应酬诗文题词的一个特点 100-103

从两件事看启功化解矛盾冲突的艺术 104-107

从李敖对内地文化人的评价说到启功的学问与大师之争 108-110

启功的遗产 111-113

[附 录]

论董其昌的艺术精神——兼与启功先生商榷 116-185

后 记 186-188

美术界最有价值的访谈录

原题目叫《“名记”和“庸记”》，又恐怕读者说我太尖刻，便改为现在这个题目。“名记者”和“庸记者”，确有天壤之别。当然，把曹鹏称作记者，实在有些屈尊降贵，因为他首先是学者、是美术评论家、是画家与鉴赏家，只不过他在做书画家系列访谈时的角色定位是提问者与记录者而已。

数学家陈景润如果没有名记者徐迟为他写的那篇报道，他的名气肯定没有现在这样大；如果改为一个庸记者为他写报道，也许会引起大家的反感，甚至会降低他的声望。徐迟虽然是大手笔，但如果没有陈景润这样卓有成就的不凡的经历，他也很难写得感人。名人需要名记者采访，才能相得益彰。近读曹鹏先生的《启功访谈录》，感慨尤深——好久没有读到这样优秀而有价值的访谈录了。

启功先生是名人，我历来对他很尊重，读过他很多文章，印象是：做学问很实在。我在学生时代就曾写过一篇文章，发表在《文物》杂志上，和启功先生商榷。如果是一个我看不起的学者，我根本不会和他商榷。

但后来我看了许多记者写的《启功采访录》，对启功的印象，反而不如以前好。一是他讲的问题都很简单，没

有什么价值；二是他吞吞吐吐，不敢正视现实，不敢直率地臧否人物；而且从他的谈话中学不到什么知识，也了解不到他所经历的时代的人和事的真实情况。但读了曹鹏先生的《启功访谈录》，印象都改变了。在这篇访谈录中，启功所谈的问题都很有价值，都很深刻，而且他批评人物都很直率，更准确。他讲出他所经历的真实历史，对读者都很有启发。比如他说：“陈寅恪先生研究柳如是、研究《再生缘》——就是不念《再生缘》对史学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又批评周怀民：“后来，他到美国给哪个总统画葡萄，又自称‘周葡萄’。这个说法太没有意思啊。‘人家说’就是自己说，我画白薯，就说我是‘启白薯’……”另外对徐邦达、谢稚柳都有直率的批评，也道出了很多内幕。这和印象中的启功不一样。至于文中谈到很多真实的历史以及传授很多知识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。

问题是启功先生这次为什么谈得这样好？而以前谈得太不尽如人意？我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：采访者的水平和知识面决定了被采访者回答的心情和深度。如果是一个浅薄的人去采访，甚至问一些无聊的问题，被采访者能有兴趣回答吗？他知道的问题采访者不问，他能硬讲吗？笔者写这篇文章前，看到电视上一个女记者采访一个十分有名的画家，她问：“某某某比你年轻，但名气反而比你大，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？”接受采访者被问得十分无奈，甚至哭笑不得。接着这位记者又问：“你成名比某某某早，但你的画价现在反而没有他高，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？”我看到被采访者心情骤然不好，他能怎么回答呢？他不停地摇头，连说：“没什么，无所谓，真的无所谓……”但如果记者什么问题都不了解，对有关文化背

景都不知道，又能问什么问题呢？笔者也经常接受记者采访，也常遇到类似情况。如果遇到一位高明的记者，是越谈越想谈。

曹鹏博士先后毕业于南开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，知识渊博，他问的问题本来就有价值，被采访者也就乐意回答，回答的问题也就有价值。根据回答的内容随时生发，就更需要知识面宽广。例如，曹鹏问到启功的《古代字体论稿》、《诗文声律论稿》，如果没读到这几本书，又怎么问？又如谈到英敛之先生，曹鹏马上就说：“是创办《大公报》的英敛之。”问到《启功丛稿》中的“南北宗”问题等等，如果读书不多，也就无法问。还有启功谈到“元代的也里可温就是天主教，还有摩尼教、火祆教等。”如果问者不懂，也无法交谈。问者讲得投机，问得高明，被采访者也就有兴趣，越谈越想谈，访谈录的价值自然也就高了，也就给后人留下不可多得的史料。曹鹏对书画界前辈的系列访谈录，无疑已经具有不可替代的美术史料与文献价值，成为研究现当代书画家与美术史的重要参考资料。我所认识的书画界前辈都非常愿意接受曹鹏的访谈，而且对曹鹏所做的其他名家访谈录也都颇为关注。对于记者的事业来说，这恐怕也是相当难得的一大成就，也是美术报刊出版界的编辑记者们可望不可即的。

“庸记”的采访会使名者不名，“名记”的采访会使名者更名。曹鹏这篇《启功访谈录》是我读到的美术界最有价值的采访录。我希望曹鹏能够尽可能多做一些文化界美术界名家访谈，多给后人留下一些难得的文化史料。

启功：话题性人物



作者与启功先生

在文博书画界聊天，启功是个高频率出现的话题。在知名度与被关注度与兴趣度上，启功与黄永玉、范曾同是书画界话题性人物，不夸张地说，启功是国人最喜欢议论的当代名人之一。

从传播学与品牌塑造推广的专业角度来分析，启功的名气大，实在是有其必然的缘由的。传奇性的经历，显赫的皇裔身份，博学多闻，在古典文学、语言文字学、书画

史论与鉴定诸领域著述广有影响，在几个专业都是最受推重的权威，才艺超群，品格高洁、热情友善、乐于助人，为人处世有圆有方，备受机遇偏爱，职位荣誉位极人臣，而又随和诙谐风趣——具备上述诸种要素，想不出名都难。

启功的经历说明他从小是被疼爱、被喜欢、受欢迎的人，尽管家境已经破落，但是祖荫尚在，毕竟是龙子龙孙，八旗子弟，中国从来都讲背景与关系，启功得天独厚的爱新觉罗血缘身份，是他能够以初中生学历进入中学教书的最主要因素，后来虽遭校方排斥辞退，而陈垣一不做二不休，竟破格让启功直接进大学教书。毋庸置疑，这反映了陈垣的伯乐眼光与胸怀，反映了启功当时已经有真才实学完全胜任，不过，能如此不顾成规甚至得罪手下人给启功一个职位，主要还是哀王孙的同情心发挥作用。

正是因为深知没有陈垣的提携，就没有后来的一切，启功一生都知恩报恩。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用自己卖字画作品设立的奖学金以励耘为名，就是为了纪念陈垣先生。他写的回忆文章更是把陈垣视为一代大师。

启功是一个孝子，读他写自己的儿时的文章，对寡母一片眷恋。而他在丧妻之后未再娶，始终对亡妻一片痴情，所写诗文字字血泪。

这样知恩图报、孝敬父母、夫妻情深，在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体系里，永远是受人敬重与钦佩赞美的。人们看重才学，更看重品行。要做事，先做人。启功非常会做人，当然，他也非常会做事。做人已经为人们所喜爱欢迎了，再做事便是锦上添花，无往而不胜。

围绕话题性人物，美谈佳话与丑闻非议往往并存。特别是在文化学术艺术界，大名家难免会有仁者见仁、智者